

上主、天主、聖神

Kyrios, Ho Theos, Pneuma

房志榮¹

本文作者由「漢語文化」出發，首論「三一」的妙用，及在受造界中留下的無數痕跡；進而論及天主聖三的信理神學奧蹟；最後，作者結合了中國文化與日常生活於聖三的奧蹟旅程中，增進我們靈修生活的深度，活出天人交往的典範。

前 言

本屆神研會共有十二講，其中十一講都以天主父為題，只有本講論及天主聖三。也許這突出一個事實：天主聖三固然是奧蹟，天主本身也是個奧蹟。人在談論天主時，常須保持這一意識：我們是在談論一個奧蹟²。大概在每一篇談到父的演講裡，都要碰觸另外二位，因為父本身就是個關係詞，不能沒有子，而父子的相識、相愛，就是聖神。以上可作為在此談天主聖三的信理神學的理由（本講第二部分）。

基於文化上的理由，我們「用漢語」談論我們所信的、啓示自己的天主。首先翻看《辭海》中的一和三；再分析一下《易

¹ 本文作者：房志榮神父，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博士，前耶穌會中華省會長，在本神學院任教聖經課程數十年，並曾擔任院長職務多年，文字作品很多，涉及面很廣。

² 參閱：拙文，〈天主先稱我們為子女，再教我們稱祂為父〉《教友生活周刊》，1998年12月6日，4頁。

經》裡的三才：天、地、人；最後談到今天有人所說的人類演化史的三波，並略提聖三在受造界中留下的無數痕跡（本講第一部分）。

在本講的第三部分裡，我們要看救恩史中的聖三旅程及若望給聖三奧蹟所作的綜合，而從中國文化觀賞天主的三一妙身，並活出父、子、聖神彼此參與受造界的關係。

一、「三」字的妙用

數字在任何文化和語言裡都佔著重要的地位，因為可以用來列出清單，整理思想。在談論天主時，我們用兩個數字：「三」位「一」體的天主。翻翻《辭海》，我發現「一」字條佔了21頁（每頁四欄），「三」字條則佔了40頁（每頁四欄），其中有些代表文化特質的條款，如「三管」、「三寶」等。三一兩個數字合用，起於唐朝景教碑：三一妙身、三一分身、三一淨風（或涼風、元風），用來描寫慈父、明子、淨風王³。

《易經·繫辭下》第十章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天地人三才成三爻之卦☰。「兼三才而兩之」是說天有晝夜，地有水陸，人有男女，所以卦爻亦必兩兩成列，合兩個☰爻之卦而為一個六爻之卦☰。兼兩爻而為一位，五與上為天位，三與四為人位，初與二為地位，是謂三才之道，人居其中⁴。

由最老的書《易經》來到一本新書：《地的神學：基督信

³ 參閱：郭俊豪，《唐景教的翻譯事業：一個脈絡的觀點》（英文），輔大翻譯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41~50頁。

⁴ 謝大荒，《易經語解》，民國66年重版，54頁。

仰中的生態神學》，翻閱本書〈天地人三部曲的結語〉⁵，我們見到中國古文化可提升到基督信仰的層次，而由三才跳到三一的天主；因為天地人的確是由天主那裡來，並要回到天主那裡去的。

人類的演化，可由該〈結語〉的後面一大段視為三波進行：第一波與大自然緊密相連，人類從事狩獵與農耕；第二波是現代人類發展科技、經濟，同時破壞了大自然；第三波是廿世紀末的覺醒，人類不但彼此相關，也與大自然休戚與共，經濟發展須兼顧正義，人間和平可經由交談達成，而交談的模範是三一的天主⁶。這樣，天地人三部曲能引人走向寓居於新天新地的三一上帝，而完成了文化與信仰的整合。在到達新天新地以前，我們在現有的天地間，特別是人身上，會發現許多聖三的痕跡，引領我們不忘本，卻要歸根。

除了《天主論·上帝觀》一書所說的以外⁷，受造界一而三，三而一的現象隨處可見，時時可見。時間是一個，但分過去、現在、未來；空間是一個，但分長、寬、高；物質世界是一個，但有氣體、液體、固體；由物質走向有生命的則有礦物、植物、動物；動物的高峰則有集礦、植、動於一身的人，人還超越物質，躍入靈性界，而以人的三種官能漸漸接近天主聖三的生活：記憶像「父」，是永恆的，能把過去及未來集中在一個現在；理智像「子」，可以了解，可以表達一切，能把父的無限富裕揭發出來；意志像「聖神」，是一股愛的力量，基於父子的無限相識發出無涯無止的熱愛，推動天主的創造，樂於與人相處。

⁵ 廖湧祥、谷寒松合著，《基督信仰中的生態神學》（台北：光啓，1994），417~418頁。

⁶ 參閱：《宗教交談七題》（英文）*FABC Papers*, No. 48, 1987。

⁷ 參閱：谷寒松、趙松喬合著，《天主論·上帝觀》（台北：光啓，1990），92~93頁。

三種官能的相似聖三，不僅是一個現象的描寫，還是人該努力的目標：一個人若常記起天主，不斷增加對天主及其計劃的認識和了解，而發出仰慕熱愛之情，他一定會越來越接近天主聖三的生活方式，這可從以下兩部分多領會一些。

二、名稱和事實之間的張力

由上面所說聖三在受造界所留下的許多痕跡來說，天主的確是一個事實，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天主仍然是一個奧蹟。一個信天主的人活到中年，再根據信仰回顧一下，會覺得他的一生是個奧蹟，而這奧蹟的根，是天主本身的奧蹟，人要識破一點自身的奧蹟，不得不到天主的奧蹟裡去尋根，於是不得不談天主的奧蹟。

怎麼談呢？一般的答案是用類比法，就是把天主與受造界對比著來說：凡是好的，如真善美，都肯定地歸給天主（肯定法），但任何缺陷或限度都否定掉，不把這些缺陷和限度歸給天主（否定法），最後還得加上一句，天主仍然超過我們關於祂所說的一切，因為祂完全是另一種（有別於任何受造物）的存有（卓絕肯定法）⁸。

這樣超越的天主，我們怎樣給祂命名或如何稱呼祂呢？這個問題不必有答案，因為事實上我們用很多名字來稱呼天主，但這問題給我們一個警惕，在稱天主是這是那時，心中切記，天主既不是這也不是那，而是遠遠超過這個和那個，就是常記得我們是在用類比法稱呼天主，講論天主。這很像佛家禪宗的說法：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

現在進到本演講的主題：聖經啓示給我們三個天主的主要稱呼：「上主、天主、聖神」，代表著天主的三位。每一稱呼

⁸ 參閱：同上，81-85頁。

在啓示過程中的變化，是非常有趣的。這些變化就是天主跟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在信仰團體中的演變，在個人信仰生活中的演變。同時帶給我們對天主多方面、多層次的認識，及這些認識的加深。最後領我們到一切的根源和萬有的歸宿——天主父那裡，就是今年天父年的總目標。

《出谷紀》是天主特殊啓示的開始，而首先啓示出來的就是這個特選民族所崇奉的真神，有一個特殊的名字 YHWH（由動詞「存在」、「臨在」而來）。我們雖然直讀「雅威」，希伯來人卻忌諱直讀真神之名，而將那四個字母讀成 Adonai，直至今日還如此⁹。以後希伯來文聖經譯成希臘文時，雅威譯為 Kyrios，拉丁文譯為 Dominus，代表西方文字的英文譯為 the Lord，思高譯為上主，基督教聖經譯為主。「上主—天主」或「主—上帝」成了以後所有讚頌詩歌的對稱句子。這雙重稱呼又把我們帶到很老的創世敘述裡：「在上主天主創造天地時.....」（創二 4b）。

在上主被選民稱為父親之前，先有上主稱選民為祂的長子（出四 22）、為自己的兒子（申八 5）、為自己的兒女（詠一〇三 13），這都是一些古老的傳統。像我國古代稱皇帝為天子，以色列建國後的第三任國王（達味的後裔），也被稱為天之子：「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作我的兒子」（撒下七 14）。申命派神學家將這一父子關係推廣，由國王推演到整個天主子民身上：「你們是上主你們天主的兒女」（申十四 1）。

早期的先知（公元前第八世紀）依撒意亞在許多豐富的天人關係敘述中，一開始宣講就把選民說成上主的孩子：

「諸天，請聽！大地，請側耳！因為上主有話說：『我把孩子撫養長大，他們竟背叛了我！』」（依一 2）

⁹ 參閱：同上，139~141 頁。

同一時代的歐瑟亞，更把上主對待子民的父親心腸，推到了埃及僑居及出離埃及的時期：

「當以色列尚在童年時，我就愛了他；從在埃及時，我就召叫他為我的兒子……是我教厄弗辣因邁步，雙臂抱著他們……，是我用仁慈的繩索，愛情的帶子牽著他們，我對他們有如高舉嬰兒到自己面頰的慈親，俯身餵養他們……。」（歐十一 1~9）

但人的知恩心反不如禽獸，他們對上主的父愛不知情、不領情：

「牛認識自己的主人，驢知道主人餵牠們的槽，以色列卻毫不知情，我的百姓卻一點不懂。」（依一 3，現代中文譯本）

以色列人因而招致放逐亞述（721 B.C.）和巴比倫（597，587 B.C.）的大災難。直至充軍五十年後回國，這時他們才體驗到天主父親一般的慈愛，而用一首十分感人的禱詞向天主祈禱，其中三次直稱天主說：「你是我們的父親」（依六三 16、六四 7）¹⁰。

這篇回顧以往（六三 7~14）、向天父哀禱（六三 15~六四 3）、承認自己的罪（六四 4~6）、再以罪債深重的子女名義向天父哀求（六四 7~11）的聖詠，把天人之間的父子關係在救恩史中的曲折路途，深刻而具體有力地刻劃出來。這首哀禱聖詠，約可放在歸國後廿年之間（538~520 B.C.），其時，放逐的痛苦已過了半個多世紀；另一方面，聖殿尚未重建，耶路撒冷的居民尚未擺脫由巴比倫回國後的挫折感和敗興失望的

¹⁰ 思高聖經把依六三 7~六四 11 標為「民衆的禱詞」。法文的大公譯本（TOB）稱此禱詞為一首聖詠，而給予標題「父親的仁慈及子女的悲慘」註釋（續）。

氣氛¹¹。

再過三百年，約於公元前 200 年成書的《多俾亞傳》¹²，以一篇多俾亞的老父托彼特的〈讚主詞〉來結束整個故事的許多奇遇。這些奇遇可與救恩史中的其他奇聞異事媲美（如出十五 1~18；民五 2~31；友十六 1~17 所歌唱的）。這首托彼特的讚主詞裡有一節經句，很恰當地可作為舊約對天主稱呼的一個撮要：「你們該在眾生之前歌頌他，因只有他是我們的上主，只有他是我們的天主，只有他是我們的父親，只有他永遠是天主」（多十三 4）。

「上主」的這一稱呼（Kyrios）由舊約的雅威轉到新約的耶穌基督，是為一首初期教會的詩歌（斐二 6~11）所肯定，並為保祿所運用的。

「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賜給了他一個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斐二 9~10）

這首詩歌第九節所說天主給了耶穌一個名字，這名字就是雅威（Kyrios）。這名字舊約用於以色列的天主，今後用於基督徒所崇奉的耶穌。事實上，在保祿書信以後寫成的福音，尤其是《路加福音》，已把在世的耶穌稱為主了¹³。至於聖神，在耶穌一生中不斷與之同行，也在教會生活裡一直替耶穌推動著新約天主子民的生活。下面我們即將就此略加探討。

¹¹ 參閱：TOB 依六三 7 註 C。

¹² 參閱：TOB，《多俾亞傳》「引言」，1953 頁。

¹³ 參閱：《天主論—上帝觀》，215~216 頁的清單。

三、對聖三的探討和領悟

在救恩史裡，天主聖三的確有過一段啓示的旅程，由隱含到明顯。同樣的，一些用詞在旅程中逐漸改變其意義，直到新約在耶穌身上，經過保祿、路加、若望的敘述和解釋越來越清晰。今天我們雖然還是用類比的方法來談論三位一體的天主，但已能更有意識地接近這最偉大的奧蹟，並且用較清楚的詞句來表達三位中每一位的特徵及與我們的關係。這次為準備第三個千禧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規劃的耶穌年（1997）、聖神年（1998）和天父年（1999），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安排。

說到聖三的旅程，舊約用許多不同的方式把天主與人接觸交往的真實性一步步地啓示出來。除了早期的一些擬人化說法（如創二~四；十二；十五等）外，最早是用「上主的使者」來與人交往，這使者其實就是天主自己。天主是看不見的，如何跟有形體的人打交道。說上主的使者用人的形像和人的聲音現形、說話，就較容易接受。先說使者，後說就是上主自己，可見於哈加爾和雅各伯遇到上主的經驗中看出（創十六 9, 13；卅一 11, 13）。以後在出埃及時，也是上主派使者領導以色列子民（出十四 19；廿三 20；卅二 24；戶廿 16）。

福地定位後，上主是用氣、用神來啓發民長：上主的神降在敖特尼耳身上（民三 10）；上主的神充滿了基德紅（六 34）；上主的神降於依弗大身上（十一 39）；上主的神開始感動三松（十三 25；參閱十四 6, 19；十五 14）。先知們中，厄則克耳是靠神力站起來（則二 2；三 24），並憑著臨於他的上主之神說先知話（十一 5），這樣他跳過在他以前的大先知（如依、耶），而與民長紀及厄里亞和厄里叟早期的先知傳統接上了線。至於上主僕人、未來的默西亞，上主的神將傾注於他，住在他內（依十一 1~5；四二 1~9）。

下一個上主與人交往的方式是祂的言語。最早，上主的言語指西乃山經過梅瑟向以色列民衆頒佈的盟約條文（出廿四 3, 4, 8），其核心是十誡（出廿 1~17），就是盟約的十句話（出卅四 28）。以後一代代的先知都在傳上主的話。依五 9：上主在耳邊說話；廿一 2：神視顯示給先知；廿一 10：由萬軍的上主所聽到的；耶一 9：上主把祂的話放在先知口中；上主卻沒有給假先知說過話（耶十四 14；廿三 21, 32）。較晚的神學反省才肯定天主是用十句話創造了天地萬物（創一）。

最後，也是較晚期的天主與人交往方式是上主的智慧，與人自古就尋找的生活知識、工藝發展及倫理規範結合，形成托拉及先知後的第三部分舊約文集著作。亦即人憑著自己的才智來與由上而下啓示給人的天上智慧相遇，其結晶在較早的《箴言》及《約伯傳》，以及較晚的《息辣書》¹⁴及《智慧篇》裡匯集起來，其特徵是把智慧位格化，為新約裡與天主聖言同化作預備¹⁵。

這段天主聖三在救恩史裡的旅程真是美妙絕倫。上主與選民交往的四種方式，一直延伸到新約的大門口，還在繼續運用。不過，同樣的字句，已有意義上的變化，或提升、或加深、或超越、或引伸到無限。把舊約與新約之間的辯證關係發揮到極致，這一切，都是因為「天主把自己的獨生子打發到世界上來」（若壹四 9；參閱若三 16）。

上主的使者在福音書裡繼續運用：在夢中給若瑟啓示（瑪一~二），在顯現中給瑪利亞報喜，並給牧羊人傳喜訊（路一

¹⁴古時猶太所稱的《息辣書》或《息辣箴言》，希臘譯本稱為《息辣智慧篇》或《息辣之子耶穌的智慧篇》，拉丁通行本稱為《教會經典》（*Ecclesiasticus*），我國教會以《德訓篇》為名。

¹⁵參閱：《天主論—上帝觀》，195~197 頁。

~二)。至於聖神，成了耶穌的德能（路四 14），上主的神臨於耶穌身上（路四 18），「天主把聖神無限量地賜給了他」（若三 34）。創世及盟約的十句話，及以後先知們所傳的話，原來是天主聖言；而聖言成了血肉，搭起帳棚在我們中間住下，我們見了他的光榮，即父獨生子的光榮，滿溢恩寵和真理（若一 14）。

最後，智慧在保祿書信中有時歸給基督，說在基督內蘊藏著智慧和知識的一切寶藏（哥二 3），這樣，把舊約的智慧主題（如箴二 3~6）用在耶穌身上，說智慧與知識相連，像是一個隱秘的寶藏。有時把天主的智慧歸給聖神，天主藉著聖神將它啓示給我們，「因為聖神洞察一切，連天主的深奧事理他也洞悉」（格前二 10）。這樣，在新約裡，上主的使者代表著上主—天主父，成了血肉的聖言是天主子，上主的神是聖神，人格化了的智慧是聖子，也是聖神，尤其是在耶穌復活、升天後，聖神就是基督的神，但仍然是父的神。

聖神不同於父，也不同於基督。天主父藉基督和聖神在世間活動，猶如人的兩隻手，或鳥的左右翅膀。基督藉著聖神而行動，但不能說聖神藉基督來行動（參閱：羅十五 18）。基督是新生命（斐一 21；迦二 20；哥三 4），聖神是此生命的「活力」（弗三 16~19）¹⁶。保祿的確把天主聖三的奧蹟活出來了，所以他才成了萬民的使徒。

當然，保祿只宣揚了聖三的奧蹟，真正帶來天主觀的革命的，還是耶穌基督自己，這方面，谷寒松神父在他的《天主論》一書裡說的不少，也很恰當¹⁷。也可參閱該書的 245 頁的圖 18；229 頁的圖 16：舊約與路加所描述的天主聖三在救恩史裡的路

¹⁶ 同上，224 頁。

¹⁷ 同上，246~250 頁。

線或旅程；230 頁的圖 17：若望給聖三奧蹟所作的綜合；374 頁的圖 37：由一到五的天主觀。

結 語

三而一，一而三，我們生活在三一的奧蹟之中。因為是奧蹟，我們不完全明瞭；但也正因為是奧蹟，我們隱約中可以體驗到。三一的生活是十分豐富，而有無限發展空間的。教會安排的《每日誦禱》（日課經），自古以來就把一天分為三個時辰：清晨、黃昏和夜晚。也安排了三個人物，因聖神默感唱出的讚美詩（清晨）、感恩歌（黃昏）及睡前曲（夜晚），來讚美、感謝、祈求天主。這三個人是若翰洗者的父親匝迦利亞、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及耶路撒冷的一位老人西默盎。

匝加利亞、瑪利亞、西默盎三人都是新舊約交界的人物，代表著三種身分非常不同的生活境況；一般的婚姻生活、獨身守貞的奉獻生活，及兩者皆可的不明身分老人（西默盎頗像創十四的默基瑟德：參閱希七 3 給予的解釋）。他們的詩、歌、曲的共同特點是：因聖神默感或充滿聖神而唱出；其次，是仍用舊約的稱呼來述說所歌唱的對象：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

「主啊，讓你的僕人平安去吧！」

但詩歌的內容講述的都是新約的事：救主耶穌如旭日般升起，上主垂顧了祂卑微的使女，我親眼看見了你的救援。

我們一天三次唱這三首美麗的歌，口誦心維上主天主的造生、拯救和聖化之恩，一定會日益加深體驗天主聖三的崇高奧蹟，而以之為日常生活中與人交往的模範。